

政治性、自由主义、 颠倒极权主义

—— 谢尔登·沃林政治学研究

蒲俊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性、自由主义、 颠倒极权主义

—— 谢尔登·沃林政治学研究

蒲俊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性、自由主义、颠倒极权主义：谢尔登·沃林政治学研究 /
蒲俊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 978 - 7 - 5203 - 0170 - 1

I. ①政… II. ①蒲… III. ①政治学 - 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716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梁剑琴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97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如何从哲学上谈论失眠？

失眠是夜色飞翔

——送给有近 50 年失眠经历的陈家琪先生

最干净的词语最暴力

就像这个时代的病

你抱它入怀，一起玩耍

越具体的东西越容易被抽象

正如你喜欢把概念拉扯成人

与时间散步。与历史握手言和

如今抵制虚无的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你望闻问切的诊断报告不被采纳

于无声处无须听惊雷

总有一种主义会让人上瘾

总有一些姿态要在天空完成

总有一朵花不再为别人绽放

失眠是夜色飞翔。

于是，你说
人的问题归人
神的问题归神

严格意义上讲，陈家琪老师并不是我的博导，却又是影响我博士生涯最大的一个人。若不是陈老师，我不会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更不会与一个名叫谢尔登·沃林的美国人扯上半点关系。正因为陈老师，我的博士论文才“做”了谢尔登·沃林，这本书则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

不过，我不准备在这里回顾与陈老师的点点滴滴——将来的某个时刻它会呈现在一篇“长长的”文字里。此刻，我只想聊聊“失眠”。

在我失眠期间，发生了下面三次事件：

邓正来走了。

汪堂家走了。

俞吾金走了。

对我而言，他们最大的相同点不是“复旦教授”，也都都曾受惠于我，而是同时出现在我的“白日梦”里。可以做梦，是不是意味着失眠已经结束了？人为什么会失眠？失眠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和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如何从哲学上谈论失眠？三位先生都没有回应。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我的问题保持了高度一致：不回答。

作为一个讲授哲学的人，问和答便是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哈耶克是怎么带领人们通往奴役之路的？如果“人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那到底意味着什么？“被遮蔽的马

克思”如今被证明了吗？

一生所“问”，毕生作“答”。

生前，面对世人的种种追问，他们从不吝啬分享自己的思想。如今，在一个有关“睡不着”的问题上，他们竟缄默了。

失眠，不就是形而上穿过我们的身躯跌入形而下的通道吗？形而上的高峰都能越过；形而下的坦途，就那么难走吗？可他们，终究没能走过这坦途；或许是因为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正等着他们答疑解惑吧。

他们走后不久，谢尔登·沃林也走了。这位陪伴我四年半博士生生涯或许还将陪伴我一生的93岁的老人，在离开前是睡着了还是失眠中？他应该不关心失眠这样的小事吧？年轻时开战斗机迎敌的他，一定没有想过将来会写出《政治与构想》这样的书。

谢尔登·沃林教会了我，用“构想”来看待世界。他告诉我，诸如“民主”“自由”“政治”之类的“概念”离不开人们的“构想”。换句话说，“失眠”作为一个概念也是被“构想”出来的。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抑或梦中，你都可能处于“失眠”状态。当然，哲学也是一种“构想”。谈论一个“构想之物”，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谢尔登·沃林的上述回答能让人满意吗？

回到小文开篇的诗歌末尾。陈家琪老师说，要把“人的问题归人，神的问题归神”。那么，失眠是人的问题还是神的问题呢？显然，邓、汪、俞三位先生将其看作神的问题。若非如此，他们决然不会对我保持“缄默”。作为讲授哲学的人，对于所有哲学之问，他们的态度都是敞开的。既然已经看作神的

问题，那么失眠这件事就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说，“如何从哲学上谈论失眠？”并不是一个属于人的问题，更谈不上是哲学问题。对于人而言，谈论失眠是没有意义的。

谢尔登·沃林和邓、汪、俞三位先生谁对谁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仍然在失眠。

目 录

导论	(1)
一 谢尔登·沃林其人其学	(1)
二 谢尔登·沃林研究现状	(13)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写作思路、结构	(18)
第一章 定位“美国心灵”	(21)
第一节 少谈些主义	(21)
第二节 “左”中之“左”？	(23)
第三节 谢尔登·沃林的研究方法	(25)
第四节 谢尔登·沃林的写作风格	(27)
第二章 政治与构想	(32)
第一节 政治哲学：一个“创造”出来的领域	(36)
第二节 谢尔登·沃林对柏拉图政治观的超越	(40)
第三节 政治性的“纯化”与“泛化”	(55)
第三章 从自由主义到民主主义	(66)
第一节 民主对自由主义的分离	(66)
第二节 “清理”自由主义	(69)
第三节 民主的突围	(79)
第四章 颠倒极权主义	(93)
第一节 颠倒：极权主义的变异	(95)
一 极权主义与颠倒极权主义	(98)

二 民主与颠倒极权主义	(105)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颠倒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	(111)
第三节 超级大国：颠倒极权主义的现实语境	(112)
第四节 治理民主：颠倒极权主义的实现	(114)
一 治理：权力的马赛克	(114)
二 “权力构想”与“宪法构想”	(140)
三 远离政治的公民	(153)
四 可能性与现实性	(166)
第五章 同情之理解	(171)
第一节 过去与现在	(171)
一 过去的存在	(171)
二 现在的参与	(174)
第二节 激进与保守	(175)
第三节 国体与政体	(178)
结语 “自由主义敌人”的“敌人”？	(181)
参考文献	(188)
附录 谢尔登·沃林年谱	(200)
后记	(202)

导 论

一 谢尔登·沃林其人其学

20世纪40年代末，哈佛大学录取了一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役的美国年轻士兵。这些士兵中，有一个开战斗机的年轻小伙。其毕业简历这样写道：男，生于1922年8月4日，曾求学于奥柏林学院；1950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保守主义和立宪主义：对英国宪法观念研究》^①。在人才济济的哈佛，这样一份简历实在太平凡不过了——直到1960年，《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②（以下均简称为《政治与构想》）的问世，才让他的名字为世人熟知。他就是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1922—2015年）——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当代政治研究专家。《政治与构想》一书影响了一代美国政治理论家，荣获了“利平科特政治理论奖”。2003

① 该文后来改为《休谟与保守主义》并发表，见 Sheldon S. Wolin, “Hume and Conservat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8, No. 4, 1954.

② [美] 谢尔登·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04. 本书写作中，同时参照了中英文版本。

年，美国政治学协会因为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①为其颁发“伊斯顿奖”。谢尔登·沃林先后在奥柏林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鲁斯和洛杉矶诸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任教，同时还是《民主》的创刊主笔。他指导了很多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为当代政坛理论界的领军人物。^②

这样一位在美国备受推崇的政治学家，在国内却并不为人熟知。国内对谢尔登·沃林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③有必要引进谢尔登·沃林及其思想，以便更好地研究美国当代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些新的元素。

当然，我们引进或研究某位西方学者，绝不能只关注他的“名气”，更应该注重其学术思想的价值。我们要追问：这个学者是否提出了重大问题？是否在某重大问题上具有独特或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是否选取了新的方法或新的视角？他（她）

① Sheldon S. Wolin,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包括很多知名人士。比如：at Berkeley, Hanna Pitkin (Emeritus, Berkeley), J. Peter Euben (Duke University) and Harlan Wilson (Oberlin), and at Princeton, Uday Mehta (Amherst College), Wendy Brown (Berkeley), Frederick M. Dolan (Emeritus, Berkeley and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Dana Villa (Notre Dame), Nicholas Xenos (Massachusetts), Kirstie McClure (UCLA) and Cornel West (Princeton)。

③ 在我国，研究谢尔登·沃林政治思想的专著还没有。大陆学者中，陈家琪曾以谢尔登·沃林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模式”（2010）；李世平论述了谢尔登·沃林对汉娜·阿伦特“精英主义”的批评（2015）；还有个别学者的“学术书评”（成庆，2010）、（傅铿，2010）；如果说翻译也是一种研究，某些学者的翻译工作也有助于国内学界对谢尔登·沃林思想的了解（欧树军、王绍光，2012）。此外，中国台湾学者钱永祥较关注谢尔登·沃林的思想史研究，曾以谢尔登·沃林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2008）。

在当代思想界甚至在西方思想历史传统里有何独特性和创新性？一个优秀的学者，其学术思想至少对上述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有着较好的回应。

本书将从两个层次阐明谢尔登·沃林的学术思想。这两个层次是：谢尔登·沃林在美国当代思想界乃至西方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颠倒极权主义”理论在谢尔登·沃林整个学术思想中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个层次又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谢尔登·沃林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政治理论传统，恢复了政治理论的生命力。西方政治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了关于政治理论传统的争论。这场争论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传统、西方政治经典著作以及经典阐释的思考。作为一名重要的政治学研究专家，谢尔登·沃林自然也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1960年，谢尔登·沃林出版了《政治与构想》。在该书中，谢尔登·沃林从历时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某些不断延续、逐渐变化的政治学问题。并且，在叙述过程中，一些传统书目中的论题和作者被略去。他试图用一种历史的透视法揭示出时代困境的本质。

到五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家们虽然围绕政治理论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争论，但争论的双方都承认存在一个清晰可辨的政治理论传统，不过这一传统在五十年代已经进入衰落、过渡或者危机阶段；而且多数人也同意，政治理论传统之所以衰落，其原因是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作怪。^①

^① 严强：《传统、经典与阐释：对50、60年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论争的分析》，《学界观察》2000年第6期。

面对“衰落”，谢尔登·沃林开始广泛关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里的中心话题的解释工作，以澄清我们对我们所处政治世界的理解”，作为英美民主理论分支的一部分，他对缺乏“安置如此一个存在着的传统的疑虑”贡献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政治与构想》并非简单告诉我们要强调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性。它详细比较了一系列在基督教以前、基督教和现代世界时期的模范政治家。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复活了整整一代政治理论家的想象力、力量和信心。^①西方出版界评论该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政治学理论家”。

严强认为，在怎样对待政治理论传统，恢复政治理论生命力的问题上，大致有三种做法^②。谢尔登·沃林采取的是第一种做法，即：“在反对过去政治理论史研究范式的前提下，继续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去发掘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新传统。”^③

谢尔登·沃林既关心政治哲学的衰落，也关心政治领域的衰落。他把政治理论史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传统”的历史。而政治哲学则可定义为是关于怎样才能“使政治适合秩序的要求”这一难题的永恒的对话。它通

^① Aryeh Botwinick, William E. Connolly eds., *Democracy and Vision: Sheldon S. Wolin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第一种做法是在反对过去政治理论史研究范式的前提下，继续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去发掘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新传统。第二种做法是否定政治理论史和政治哲学创造出来的所谓西方政治理论的伟大传统，要求人们去发现真正的传统。这两种做法都是力求拯救政治理论传统。第三种做法是反对政治理论史给定的传统，试图抛弃这种传统神话，以便重新发现真正的传统并沿着这一传统创立新的政治学的系统理论。参见严强《传统、经典与阐释：对50、60年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论争的分析》，《学界观察》2000年第6期。

^③ 严强：《传统、经典与阐释：对50、60年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论争的分析》，《学界观察》2000年第6期。

常是对政治社会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想象的政治重建。“在影响政治哲学家自由思想的一切限制中，没有一项比得上政治哲学传统本身的力量”。^①

谢尔登·沃林将政治哲学家的思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哲学家对其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发声”；第二个层次，哲学家的探索是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永恒对话做贡献。不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创新理想多宏大，他不过是加入了一场已预设好条件的辩论。因此，他只是政治思想传统的参加者。^②

第二个方面和第一个方面紧密相连。谢尔登·沃林对传统政治理论的尊重，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哲学中“政治性”问题的关注上。《政治与构想》既没有从“历史”的维度展开（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③），亦没有通过论述哲学家来划分篇章（如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④），在众多“政治哲学史”类著作中具有其独特性^⑤。它包含着一种“逻

① Aryeh Botwinick, William E. Connolly eds., *Democracy and Vision: Sheldon S. Wolin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96, 97.

③ 根据西方政治体的形态，萨氏把西方政治思想史分为三篇。第一编关于城邦的学说，第二编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第三编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显然，这种分篇显露出萨氏的一种认识：在西方历史上，曾先后存在过“城邦”“世界社会”和“民族国家”三种政治体形式。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④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在此，需要指出，谢尔登·沃林对哲学史的论述也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他按照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说明。

辑的想象力”，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及哲学著作之间，建立起了一套逻辑的体系，“以‘政治性’这一概念作为核心，呈现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辨性的政治思想史蓝图”^①。围绕着“政治性”，谢尔登·沃林对西方政治哲学史进行了一次极具创新的、深刻的论述。同时，仍是借助“政治性”概念，谢尔登·沃林完成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梳理与批判。在《政治与构想》中，谢尔登·沃林宣称，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性”概念的丢失或纯化（“政治性”与一个社会共同的或普遍领域相关）：“政治思想的几个主要趋势，不分民族或意识形态如何，都在力争达到同一个目的：削弱有特色的政治性。”^② 谢尔登·沃林把洛克看作这个进程的关键人物。《政治与构想》将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描绘成一种“清醒的哲学，产生于恐惧，滋养于不抱幻想，倾向于认为人类的状况曾经并可能注定要保持其痛苦和焦虑”^③。在谢尔登·沃林看来，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神经质的意识形态，受到焦虑的折磨，以至于它被迫用利益替换了道德，用组织替代了政治。但是谢尔登·沃林也更为激进更为乐观地说过，存在另外一种短暂的传统——先于洛克的民主激进主义（共和国时代象征着“激进主义的短暂胜利”）。这是洛克逃避了的一个政治传统。在美国，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者疯狂地寻找一个“能替代独立战争

① 成庆：《2009年西方政治思想译介简述》，《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在此需要指出，成庆原文的表述为：《政治与构想》以“政治”这一概念为核心……根据笔者对谢尔登·沃林的阅读，此处改为“政治性”更为准确。谢尔登·沃林曾对“政治”与“政治性”加以区别，后文将会提到。在《政治与构想》中，辛亨复将“the political”译为“政治范畴”，大体上是准确的。

② 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0.

③ Ibid., p. 263.

的理念和事件所助长的爱国和政治性冲动的目标”^①。最终，他们在宪法的象征中，用 1789 年的神话征服了 1776 年的神话。^② 通过坚持共和国思想不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谢尔登·沃林提倡一种“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③。

第三个方面，谢尔登·沃林在美国当代政治学界的地位与价值。通过与当代美国其他政治思想流派和一些学者^④的比较，可以找到谢尔登·沃林的独特性。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不妨将谢尔登·沃林分别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⑤ 中进行比较。

① Sheldon S.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4.

② 谢尔登·沃林对美国历史上的“革命时刻”与“立宪时刻”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使积极公民组成的美国政体获得概念；后者则基于某种消极公民，且通常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联系在一起，朝向一种权力政治经济学。Sheldon S. Wolin, “The People’s Two Bodies”, *Democracy*, No. 1, 1981.

③ 有学者认为，“后自由主义”就是：在放弃“基础主义”与“同一性哲学”等西方传统信念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的自由主义。

④ 后文会将谢尔登·沃林与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密特、汉娜·阿伦特等进行比较。

⑤ 有学者认为，美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或者说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并且，“激进主义”也从未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实质性影响。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唯一的思想传统，早已成为其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由于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缺少真正的革命传统与反动传统。“而这种没有敌人的美国自由主义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乃至有时被称为‘保守主义’。”参见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2 页。所谓的“保守主义”仅仅是代表美国人民“保守”既定习惯、价值或秩序的心态与维持现状的愿望。换句话说，在美国，人们要“保守”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价值。所以，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实为自由主义（确切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平等”，它代表了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转下页）

谢尔登·沃林批判吸收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和社群主义的“积极公民”“政治社群”等概念，倡导一种更为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他将“公民”理解为维护个人自由与多元性载体的同时，赋予其“政治社群”积极参与者的内涵。谢尔登·沃林认为，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公民的这种“二重性”。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现代的自由观念无法“容忍”政治社群的积极参与。原因在于，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理解为“消极的自由”，或“免于”（free from）的自由。^①

而且，谢尔登·沃林认为，“自由主义崛起的本质来源于‘社会’在近代历史的兴起，而自由主义对后世影响最深的，

（接上页）的根本信仰。Claes G. Ryn, “Dimensions of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s’”, *Humanitas*, Vol. VIII, No. 2, 2000. 在美国，“保守”的共和党代表着自由主义的“右派”；“激进的”民主党代表着自由主义的“左派”。二者貌似对立，其实质并无二致。若按照这种理解思路，被归为“左派”的谢尔登·沃林也是一名确定无疑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建国之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一种是以华盛顿人格为代表的承载着“传统标准”的“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另一种则是以杰斐逊—杰克逊为人格代表的具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这两种不同的政府观起源于不同的自由观（views of liberty）。美国的历史就是两种不同自由观相互冲突与斗争的历史。

① 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已经受到学者的挑战。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墨菲编辑的《激进民主的维度：多元主义、公民与社群》一书中，剖析了“积极参与”和“消极自由”之间的悖论。他在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那里，找寻到一种理解自由的方式：个人自由，必须通过其自身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才能获得。古典共和主义的“积极参与”思想与“现代民主”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换言之，斯金纳否定了自由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与“政治参与”不可兼容的断言。Chantal Mouffe, ed.,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London: Verso, 1992.